

出曜經卷第十一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法師念譯

忿怒品第十四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奢彌瞿師園中爾時彼村衆多比丘好喜鬪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鬪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

永樂北藏

出曜經

第一二七册

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鬪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眾內一語梵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已去更莫叛逆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鬪擒獲已身摧破大眾不

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  
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為梵摩達所破輕走  
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  
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  
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  
處人間乞匄自存如其所念即習歌頌兼學  
彈瑟鼓瑟音樂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  
得自存時梵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種聞  
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  
鼓瑟乞匄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

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僕  
賤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  
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月欲產內  
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衆  
圍我數市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  
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為梵  
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衆及  
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爾  
取死復用活為爾時大臣即喚乞士在前作

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欲生此念欲得四種兵衆圍遶數而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爾者我用活爲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即如其語辦四種兵圍遶數重寢好幃帳飲洗刀汁即生男兒顏貌殊持有豪

貴相大臣見已恐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已兵衆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即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釐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梵摩達王瞋

志興盛即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  
劍高聲白父我堪此間脫父厄難長壽王報  
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  
傍人聞之謂爲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  
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  
言耳即於市上斬爲七段長生太子見已身  
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  
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爲貴主所  
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  
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七偷婆華香供養如

世常法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偷婆長生  
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  
土奪我民衆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  
出此國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  
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  
處處乞食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梵摩達  
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琴鼓瑟家家乞索  
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  
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時梵  
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嶮

難無人之處不案正路不附兵衆太子自念  
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  
日可果復御獵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  
欲得懈怠即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  
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  
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  
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  
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  
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即拔利  
劍擬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

誠我曰童子當知夫人行宜唯貴信義違父  
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勅我曰汝莫見短亦莫  
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即還內劍息  
恚不興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  
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  
安眠何爲驚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  
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撮吾鬚  
以刀擬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即於夢  
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殷勤教勅  
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御

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  
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  
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  
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  
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擬王頸項退復追念  
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  
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  
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即便內劍耳今  
原前愆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  
彼已任王刑斬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

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壽王太子者  
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  
足却取殺之復有說者當生剥其皮爾乃却  
殺復有說者當以火炙箭射之異口論者不  
可稱計時梵摩達王告諸群臣長壽王太子  
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  
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爾時梵  
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  
冠妻以一女還立為拘薩羅國王佛告比丘  
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

不造怨雖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  
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  
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爲是宜不於彼衆中  
鬪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暫屈威神至  
彼比丘衆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  
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爾時  
世尊觀彼比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  
精舍復集聖衆說斯頌曰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墮網  
先自漏罪者或有衆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  
不能禁制是故說先自漏罪也然後害人者  
夫人興惡結嫌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  
後乃得發惡於外內已生惡念不得思惟六道德  
是故說然後害人也彼比丘興惡者復以倡  
報之  
多結怨讎 禍患流溢 實無過隙 怨者何望  
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

搏撮群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閣路高飛遠翔  
 詣高山頂時伽頻閣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  
 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不為汝  
 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雀報鷹  
 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  
 終不為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  
 居觀吾力勢為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  
 兩石間遙語鷹王汝設可者暫下共戰鷹王  
 聞已恚怒熾盛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  
 之鳥入石間鷹摧翅翮於此命終是故說如

鳥墮網羅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罵人得罵 擊人得擊  
 害人得害者衆生處世志趣不同已身行惡  
 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便自害是故說害人  
 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衆生晝夜念  
 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  
 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之  
 便報其重怨思惟校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  
 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  
 共止住取我坐具鍼筒鑰匙沙門六物至今

不還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  
爲身招禍是故說行怨得怨也罵人得罵者  
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  
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修行人所修彼  
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無形質若人  
罵我知之爲空吾耳往聽悉無所有彼虛我  
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人罵詈  
法自有極四大爲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  
知久久涉苦無量是故說罵人得罵也擊人  
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

無恒或有惡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闇  
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  
起言語飲食歡醜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  
傾敗不果本願是故擊于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不知正法 壽既短促 復結怨爲  
斯何沙門者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  
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佩  
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  
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爲沙門若遭  
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感爾乃名

為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衆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為已汝等諸人雖言為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汚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

卧消其半命多危嶮受四大身如蛇蟄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更興起慢嫉覆凡夫行是故說曰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為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為人不能練精進行禪寂役神方便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寤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故說復結怨為也人相謗毀自古至今既毀多言又毀訥詞亦毀中和世無不毀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調達往  
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前白佛  
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  
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閉靜室禪定自娛四  
部之眾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世尊無異隨  
時供養四事不<sup>內一</sup>乏爾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  
所啓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猶尚不付  
授眾僧況汝嗽唾弊惡之人可付授聖眾耶  
爾時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恚怒  
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

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眾生不  
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座起  
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偽辭誑惑於俗勸  
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  
言之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而為說  
法爾時調達告已弟子曰汝等聽瞿曇所說  
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一深經好  
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眾  
爾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  
亂聖眾復備受報其痛難忍爾時調達執意

牢固不改其行爾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  
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  
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  
自觀為菩薩身復有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  
則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  
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眾者已行不均門  
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麤穢語輒與恚與弟  
子論如怨讎訟弟子厭患不堪侍從盡捨調  
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並自稱說吾有千弟子眾德具足與世殊絕

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興恚怒即發誓願此  
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  
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眾如今無異如  
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眾定無有疑如來  
即從座起捨眾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  
亂眾僧一者如來自前不得壞亂眾僧如來  
威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般泥洹後不得  
壞亂眾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覺當  
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為所在三者未  
曾有惡時不得壞亂眾僧四者比丘不競利

養不得壞亂眾僧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  
不得壞亂眾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  
子一日之中聖眾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  
觀必知調達當壞亂眾僧如來即捨而去調  
達在後與眾說法若有眾生事我為尊承受  
教戒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  
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為五一盡形  
壽常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  
不得食肉飲血四盡形壽常當樹下露坐五  
盡形壽不得護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

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無漏何假沙門  
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座起五  
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鏗茶陀婆  
右面弟子名曰瞿波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  
圍繞而為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往彼眾  
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  
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  
子自然響應爾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  
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爾時調達像如  
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

卿等二人與聖眾說法爾時調達右脇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強挽調達左脇在地天神復厭誑有言語軒聲現外穢氣遠徹爾時尊者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卧經行踊没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爾爾時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座尊者舍利弗告眾會人如來之身神德無量具足一切智前達無窮却觀無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為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眾者戒

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為眾生良祐福田爾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就華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眾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座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踏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為耽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爾時調達覺寤甚懷憂感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

乃至世無不毀也

斷骨命終牛馬財失國界喪敗復還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爲七段  
亡國失土猶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  
土如本無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  
懺悔大者以法中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  
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  
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行已  
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  
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怒想

是故說斷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若人罵我勝我不勝快意從者怨終不息  
若人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  
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  
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  
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  
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  
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  
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無數劫以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過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有雖得為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為於正法中共相諍競是故說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為首聽彼已報聞彼言已獲以罵報如是之比怨眾終不息弱名忍強亦名為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

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眾生禮儀成就於行不缺味義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為苦是故說共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卑賤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

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篤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為親友如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者不得名為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無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人共俱是故說獨遊無伴侶也廣觀諸方界

者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鬧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隣國聞之臣啓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無苦無所堪任賊復前進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無能侵我賊遂入城十四固守城郭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出共鬪戰王言無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官殿臣復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鄰王而告

之日城郭宮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  
德食足支命衣足盡形爾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為主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麤衣弊惡食

食果數息定 麋鹿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考掠苦毒痛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興兵眾 欲來傷害吾 是身為朽器

時殺勿枉眾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

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眾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為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已兵眾歸還本國宮

殿屋舍盡還本王是故說廣觀諸方界獨善

不造惡也

內一

十五

忍辱勝怨善勝不善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兩劍所擬必有傷損遇毒毒治

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說忍勝

怨也善勝不善者云何卿等頗聞火之煎性

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人行無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怨之人爲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無量苦相傷害死而復生若生人中顏貌醜陋爲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撓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老涉苦無量目見耳聞怨讎最重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無朋類不得善友寧獨守善不與愚偕學無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行必遇惡是故說學無朋類也不得善友者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闢訟行惡爲業是故說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偕者設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憤亂設聞闢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是故說寧獨守善不與愚偕也

樂戒學行奚用伴爲獨善無憂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  
 自璣珞身爾時世尊告拘苦鞞比丘諫喻止  
 訟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從座起  
 飛騰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衆中而  
 說頌曰

樂戒學行內一奚用伴爲獨善無憂十六如空野象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鞞好喜闍訟各相  
 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聞拘苦鞞比丘在  
 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爾時有一象王  
 離諸群索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

及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  
 群多縱逸踰蹈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  
 行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爾時世尊見彼象  
 心中所念便於大衆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衆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象於象衆者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  
 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中獨  
 尊是故說一象於象衆也六牙而備具者牙  
 者象之威怒自璣珞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

來見彼拘苦羸比丘自主獸患象者患獸群  
衆是故說獨善無憂如空野象也

惟念品第十五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案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

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一者安般二者

不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

修安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

短亦知息溫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

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  
始如是經歷反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捉息  
皆得自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  
左耳入亦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  
皆能隨意最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數  
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命終如是學  
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復次行人分  
別思惟不淨觀徃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人  
屍骸諦熟分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  
精舍或坐牀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惟

遙憶塚間死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入定意善察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者晝夜孜孜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是故說從初竟通利也案如佛所說者如來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為後生未開寤者眾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說案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卧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蔽在眾星中光明獨照此亦是得安般定者在眾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是故說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坐卧不廢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卧終日學

習初不暫捨是故說坐卧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萬想意不馳  
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  
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者先得  
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  
中諸結未盡無餘淨如真金未無微翳是故  
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誓  
化緣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

始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彌  
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利利婆羅門長者居士  
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  
也六更以為最者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  
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說  
六更以為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  
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二分別終無錯謬猶如

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覩面像是故說息心常一意也便自知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然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

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淨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愛勞者愛為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由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

誰能覺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  
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

寐成諸道果內一要由覺寤不從睡寐二十而得道也

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

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

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

衆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姪

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  
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  
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爾時彼家恒有  
知識道人往反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  
夜困羸將有意故欲陳我情爲可爾不時道  
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當覆藏不  
使彰露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姪欲偏多晝夜  
役媵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  
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  
其夫曰須陀洹法禮應爾耶後果如所言夫

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爲須陀洹道爲應爾耶  
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  
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成  
斯陀舍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  
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  
與吾從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  
往反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  
貞潔不犯女禮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即  
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踈薄  
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我今

於衆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  
自明夫主還歸彩畫好瓶盛滿糞穢牢蓋其  
口香華芬熏還至彼衆告其婦曰審愛我不  
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  
抱瓶翫弄意不捨離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  
即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虫現出復語婦曰汝  
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婦荅曰我寧取死終  
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  
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  
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

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爾  
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 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

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  
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  
從小徑惺悟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  
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  
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

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  
者猶人涉路多諸恐懼或遇虎狼盜賊或遭  
姦邪惡鬼或值道路險難側身傍過如此眾  
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  
路有一難內一猶尚叵過況復多嶮廿二即自建意晝  
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  
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然欲得遠離求無為  
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 當今應是念 都合生死棄  
為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群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為眠 眠者誰為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爾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之曰

我覺我為眠 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為眠 云何眠為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為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寐法 我為在覺寤

是謂神天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我知我

分別知欲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為眠 善哉眠為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天恩安  
隱得歸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今諸  
賈客得度嶮路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今  
應是念者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  
事不果清淨無瑕不行放逸身著精進衣心  
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是故說當今應  
是念也都合生死棄者彼修行人復以方便  
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  
去離生老病死是故說都合生死棄也爲能  
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地不處中般泥

洎生泥洎行無行般泥洎不上流究竟般泥  
洎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洎捨此五泥洎  
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  
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  
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  
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  
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拔生根本無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  
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是  
故說爲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無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為難遇具足諸  
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  
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  
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  
妙法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者  
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前後圍遶而  
為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衆眠寐睡徹於上  
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

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衆汝何不觀如來妙  
法美於甘露除人萬患其人聞已默然不對  
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之為賢者覺比  
丘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萬倍不可以譬喻  
為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夢夢著睡諸天扶  
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踰三善根苗無常熾  
火燒生類根莖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  
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眾變  
不可稱記皆由睡眠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  
之為賢也終始無所畏者夫人覺寤萬邪不

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為賢世凡夫人亦由覺寤成辦眾事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財貨怨家債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人夢覺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忘失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內一廿五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今諸漏得盡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慢墮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

是故說以覺寤其意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閑貧樂意欲寂靜澹怕無為無作是故說當學甘露要也今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為漏義答曰住義為漏義漬為漏義滴為漏義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住為漏義者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

無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  
 爲漏義云何潰爲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  
 萌芽得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  
 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潰爲漏義也滴  
 爲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毋人慈  
 渾自然流溢是名滴爲漏義也增上爲漏義  
 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  
 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衆生類亦  
 復如是爲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  
 五趣是謂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者

猶如人爲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  
 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衆  
 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  
 是故說非人所持爲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  
 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  
 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  
 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

息金銀珍寶碑礫碼水精瑠璃珊瑚琥珀  
雖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  
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  
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生之  
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  
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  
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  
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  
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故但說  
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閻叉鬼神耶答

曰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  
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故說  
人也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為自歸何以故  
說自歸答曰救護為歸義復次無畏為歸義  
脫難為歸義是故說乃來自歸佛也是故當  
晝夜一心當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馳萬端彈  
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  
自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亦無眾想是故當  
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無爲無  
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爲法者爲生老病  
死所見逼迫滅盡泥洹無生老病死者是故  
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  
法者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者所  
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衆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衆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者問曰無畏爲歸

義於大衆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衆  
答曰或有大衆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  
難一爲生難二爲老難三爲病難四爲死難  
五爲不樂衆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名  
爲衆諸有異衆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  
數如來聖衆在諸衆中爲尊最上是故說夫  
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  
衆也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  
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是故說能知  
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如來出瞿曇姓觀察  
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衆生  
姓婆蹉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自  
誇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瞿曇弟子也ハハ晝夜當  
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佛者邪惡鬼衆不  
敢侵近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  
要除去亂想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  
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衆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眾汝等皆見一切大  
衆以智而見非為無智以觀而觀非為無觀  
亦知我衆清淨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衆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彌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曰究竟施內一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廿九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眾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盛諸不淨

瑕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眾生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劔戟難制難持生恚者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

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  
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厭患晝  
夜思惟夢想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  
欲出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  
初禪定爲首禪以攝意不興結使衆想寂定  
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  
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  
間麤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  
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夜當  
念是空不願無相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

可恃怙爲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  
身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晝夜  
當念是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  
自爲己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  
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  
晝夜當念是習學四一無相心學人得無相定具  
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  
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相定  
耶答曰無相定者賢聖之奧室入此室者不  
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

無相心已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  
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  
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  
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  
求雜眾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  
色不我有我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  
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音釋

擒	<small>渠金切</small>	勾	<small>居太切</small>	倮	<small>郎果切</small>	妊	<small>如鶴切</small>
幃	<small>于非切</small>	戮	<small>殺力切</small>	羗	<small>都知切</small>	暴	<small>步顯切</small>
示	<small>必何切</small>	覺	<small>寤居切</small>	嫌	<small>胡兼切</small>	隙	<small>乞逆切</small>
也	<small>嚴塗也</small>	也	<small>寤居也</small>	也	<small>胡兼也</small>	也	<small>乞逆也</small>
斤	<small>白馬旁</small>	及	<small>曰訾</small>	嫌	<small>胡兼</small>	隙	<small>乞逆</small>
駕	<small>切訾力</small>	智	<small>切正</small>	嫌	<small>胡兼</small>	隙	<small>乞逆</small>
斤	<small>白馬旁</small>	及	<small>曰訾</small>	嫌	<small>胡兼</small>	隙	<small>乞逆</small>



永樂北藏

出曜經

第一二七册